

太原古县城明代石桥

姚富生 郝妙海

在太原古县城北城门外的护城河上，原吊桥之东不足百米处，有一座明代石桥，在这次古城修复中显露真容，为古城公园增添了一处历史遗存建筑，也为游人提供了一处珍藏600余年的独特景观。

历史上的城池，是城市战略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太原古县城的城池设置，也具备其完整的防御功能。在当地老者的记忆中，古城护城河上原有四座吊桥，在四门瓮城外直跨护城河。其东西南北三座吊桥，须经弯曲引道方可进入城内，只有南门吊桥，可直线进入城门。2008年，南大街深挖退水渠时，曾挖出当年的吊桥桥墩基础，证实了老人们的传言不虚。这些设置，都与战争防御有着直接关系。当年，只要吊桥一起，四门紧闭，想要进入城内，就不那么容易了。

那么，北门外这座距吊桥约百米处的石桥，又有何用呢？在相关史籍中，找不到石桥的任何相关线索，更无法了解它建造的确切年代。而从城池的防御角度看，这座石桥也不具备存在的合理性。然而，它的存在，又是不争的事实，这就迫使我们只能从桥身上去探寻答案。



石桥为单孔横券式拱桥，是典型的民间建筑式石碹洞顶。它长7.7米、宽2.3米、高2.8米。从外观看，表面使用材料材质不一，青石、沙石混用。砌层也高低不一，没有一点规整度。在修缮中还发现，石桥基础不宽，也不坚固，两壁墙体厚薄不一。南半部有几处，更只是单层式墙体，中间是未夯实的松散的回填土。从塌露部分可明显看出，碹顶南部边沿，还有少量仅是一层石头垒砌。更让人不解的是，连白灰浆的使用，都是时有时无，有的地方根本看不见白灰，石块都是干砌。墙体外表也参差不齐，且未勾缝。在桥洞内壁修缮时，近旁还发现了几处人体尸骨碎块。从石桥修缮现场的桩桩件件判断或推断，石桥应是在一个非常时刻或紧急状态下施工完成，并延续下来的。在现场，还发现一通字迹无法辨认的石碑。碑身整体完整，高1.13米、宽0.58米、厚0.24米，形体规制均具有明代特征。但它与这座明代石桥一样，未能为我们留下只言片语。

桥面上留有深深的辙痕，显示着石桥的沧桑。

这座貌似有点简陋的石桥，可谓是既为后人留下了一段真实的历史，也给后人留下了无数的遐想。在古城开放之际，面对重生的古石桥，我们唯有沉思。

“姑儿”与老鼠

宋治洲

普通话中“老鼠”一词，在各地方言中的叫法多种多样，如耗子、老虫、家鹿、坎精等。但唯独有一种叫法只有在山西的方言中存在，这就是“gu'er”。

如山西中部一带的方言中，鼠瘘或鼠疮这种疾病被叫做“gu'er”。“老鼠嫁女儿”也被叫做“gu'er嫁女”。这个方言“gu”一直被认为有音无字，或在文献中记做“孤”字，如《介休县志》(1930年续修本)卷13方言条下说“鼠曰孤”。《山西通志·风土记下》(清光绪十八年刻本)也说“鼠曰孤儿”。或许是为了表示无父无母的那个“孤儿”相区别，所以常又写作“姑”字。但无论是哪种写法，其意都晦涩难懂，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后来笔者在查阅《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时发现，这个字应该是“鼠彀”中的“彀”字。这正如学者沈兼士(1923)曾在《今后研究方言之新趋势》一文中所言，“欲明古代文字之音，必先明现代方言之音，现代方言者，古音之尾闾也”，“gu”音正是古音之遗了。

根据南朝顾野王的《玉篇》(参照日本沙门空海编撰的《篆隶万象名义》)上的解释，“彀”是“公木反，饑也”，“饑”在《说文解字》中解释就是小老鼠。

从字形上考察，从“壳”或“彀”的字有外壳之意，可以引申出鼓起、突出的意思。如“彀，张弓也”，朱熹注“彀，弓满也”；“彀”与谷物的凸起的外壳相关；“彀”是一种盛酒的器皿；“彀”指车轮中空的部分。说到解释“鼠彀”的那个“饑”字，张舜徽先生认为，“饑”之言奚也，谓其腹大也。鼠最贪食，体愈小者，愈见其腹大也。小鼠而大腹者谓之饑，犹小豚而大腹者谓之彘耳”。而老鼠嘴尖腹圆，名之曰“鼠彀”亦何其宜也。

另外，从声音上看“鼠彀儿”中的“鼠彀”字，按方言的实际发音应是入声字，而这正好与“公木反”中入声字“木”相符，只是方言转写时由于

普通话里无恰当的入声字和它对应，姑且用了“孤”或“姑”字而已。

晋方言

在太原古县城北城门外的护城河上，原吊桥之东不足百米处，有一座明代石桥，在这次古城修复中显露真容，为古城公园增添了一处历史遗存建筑，也为游人提供了一处珍藏600余年的独特景观。

历史上的城池，是城市战略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太原古县城的城池设置，也具备其完整的防御功能。在当地老者的记忆中，古城护城河上原有四座吊桥，在四门瓮城外直跨护城河。其东西南北三座吊桥，须经弯曲引道方可进入城内，只有南门吊桥，可直线进入城门。2008年，南大街深挖退水渠时，曾挖出当年的吊桥桥墩基础，证实了老人们的传言不虚。这些设置，都与战争防御有着直接关系。当年，只要吊桥一起，四门紧闭，想要进入城内，就不那么容易了。

那么，北门外这座距吊桥约百米处的石桥，又有何用呢？在相关史籍中，找不到石桥的任何相关线索，更无法了解它建造的确切年代。而从城池的防御角度看，这座石桥也不具备存在的合理性。然而，它的存在，又是不争的事实，这就迫使我们只能从桥身上去探寻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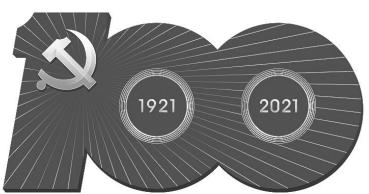
石桥为单孔横券式拱桥，是典型的民间建筑式石碹洞顶。它长7.7米、宽2.3米、高2.8米。从外观看，表面使用材料材质不一，青石、沙石混用。砌层也高低不一，没有一点规整度。在修缮中还发现，石桥基础不宽，也不坚固，两壁墙体厚薄不一。南半部有几处，更只是单层式墙体，中间是未夯实的松散的回填土。从塌露部分可明显看出，碹顶南部边沿，还有少量仅是一层石头垒砌。更让人不解的是，连白灰浆的使用，都是时有时无，有的地方根本看不见白灰，石块都是干砌。墙体外表也参差不齐，且未勾缝。在桥洞内壁修缮时，近旁还发现了几处人体尸骨碎块。从石桥修缮现场的桩桩件件判断或推断，石桥应是在一个非常时刻或紧急状态下施工完成，并延续下来的。在现场，还发现一通字迹无法辨认的石碑。碑身整体完整，高1.13米、宽0.58米、厚0.24米，形体规制均具有明代特征。但它与这座明代石桥一样，未能为我们留下只言片语。

桥面上留有深深的辙痕，显示着石桥的沧桑。

这座貌似有点简陋的石桥，可谓是既为后人留下了一段真实的历史，也给后人留下了无数的遐想。在古城开放之际，面对重生的古石桥，我们唯有沉思。

防空英雄吕俊生

侯牛龙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党在我心·锦绣太原”征文
中共太原市委党史研究室 太原日报编辑部
太原文学院 太原市作家协会 联办

吕俊生，山西交城人，1930年出生。一位抗美援朝战场上用高射机枪击落7架敌机、立下赫赫战功的一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我采访了这位已经92岁的老战士。

如约走进杏花岭区的一栋老式居民楼。一身戎装、胸前挂满军功章的吕俊生老人干净利落地向我们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1951年6月，吕俊生随第二批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他的身份是某团高射机枪连一排二班班长、高射机枪手。全连共配备9挺苏制12.7毫米高射机枪。虽说这些战士之前都操弄过像德国马克沁之类的机枪，但面对新武器还是有点蒙。临出发前，武器才到，部队只好在火车上对战士们进行战前速成培训。

列车距离前沿阵地还有500多公里时，被敌机轰炸，他们徒步行军。为躲避敌人的炮弹和飞机扫射，部队只能在夜间行军。每人身背20多公斤重的粮食和子弹，每天50多公里的夜里急行军，加上夏天的雨水天气，许多人受伤生病。吕俊生的右脚感染化脓，又得了痢疾拉肚子，连长劝他留在部队收容队，他急得保证发誓，就是连滚带爬也要跟随大部队，绝不拖后腿！

进入前沿阵地，吕俊生所在排的任务是依托902高地，执行对空警戒，掩护上级前沿指挥所。

1951年10月10日，这是一个令吕俊生终生难忘的日子。

听着敌机隆隆的马达声越来越近，战士们迅速进入射击位置。最初是一架领航机在阵地上空盘旋，接着四架飞机同时出现在空中，盘旋一周后就是俯冲扫射扔炸弹。在连长指挥下，一排三挺高射机枪同时射向俯冲的领航敌机，没打中。紧接着是敌机的第二轮俯冲轰炸，仍没打中。敌机越来越猖狂，足足20多分钟，敌人的飞机不断找寻目标，肆意低空俯冲扫射扔炸弹，但高射机枪的作用仍没有发挥出来。阵地上硝烟弥漫，连长牺牲了，好几挺高射机枪也损坏了。

经过几轮瞄准，吕俊生终于摸索出一些道道来。当敌机再次俯冲扫射时，吕俊生提前两个机身位置瞄准并连扣扳机，几十发复仇的子弹射向敌机。当下一架敌机就在空中爆炸。剩下的三架敌机见状立马反扑，吕俊生又打

得一架飞机屁股冒烟，落荒而逃。

志愿军总部收到击落敌机的消息，立马派出战地记者拍摄敌机残骸，采访吕俊生，并带来首长的嘉奖令。这是一次极其鼓舞士气的地空战。当时，战场上曾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飞机拉‘耙耙’。”敌人倚仗飞机掌握着制空权，进而实现战争控制权，实在可恶，可恨。

吕俊生谈起那场战斗，仍能讲出许多细节来，比如看见敌机空中爆炸时战士们的激动与狂欢；比如把敌机上的合金板铺在防空洞的地面上，又防潮又光滑；比如把敌机上的红绿灯吊在防空洞的顶端，战士们称是“电话线楼下楼下”。

击落了敌机，也暴露了目标，引来敌人报复性的反击。连续多天，敌人派出8架战机进行密集轰炸，烟幕弹、炸弹、燃烧弹、机枪扫射，阵地一片焦土。许多战士牺牲了。

吕俊生的衣服被点着了，头发被点着了，脑袋被震得嗡嗡作响，他在地上翻滚着边脱掉燃烧的衣服，边用手把身上的火苗灭掉。敌人以为阵地被彻底摧毁了，于是大着胆子低空俯冲，寻找打击残余的地目标。吕俊生不顾伤痛，沉着冷静，把烧软的机枪弹簧替换下来，装好剩余的20余发子弹，瞄准猖狂俯冲的敌机——300米、200米、100米，飞机上美国飞行员的大鼻子都清晰可见了，他狠狠地扣动扳机，瞬间，飞机冒着滚滚浓烟，呼啸着掠过他的头顶，在距他不到20米的地方掉落爆炸。好悬！没被敌机投下的炸弹炸死，反倒些被击落的飞机砸死。

此后，敌机逐渐稀少，即便出动，也不敢低空俯冲，无目标地在3000米外的高空扔上几枚炸弹就飞走了。

但就是在敌机密集轰炸的近半个月，可是让吕俊生过足了瘾：击落敌机3架，击伤敌机4架。战友们见吕俊生屡立战功，纷纷要求班长也让点立功机会给战友。吕俊生慷慨地把高射机枪交给战友，说，好呀，轮流，一人一天，然后，给大家传经：敌机离得远不打，不俯冲不打，不瞄准不打。

有人认真统计了一下，吕俊生9天击落7架敌机。

但是，没人记得清当战友从炸弹掀起的泥土中把吕俊生扒拉出来时，他一共昏迷了几天。因为每次战斗，高射机枪手都要忍受近距离的敌机轰炸声和由此而掀起的冲击波。被震昏是常有的事，说每次都是死里逃生，也不为过。

那场战役，吕俊生所在的高射机枪连一个月共击落敌机33架，连队伤亡巨大。之后，连队被整编成一个独立排，命名为独立高射机枪排，吕俊生担任排长。

从此，独立排成了一项荣誉、一面旗帜、一种精神象征。吕俊生担任排长，一干就是6年，独立高射机枪排每年都是全军的优秀旗帜。为此，68军党委决定，在全军开展向好党员好干部吕俊生学习的活动。

后来，吕俊生担任了英雄连指导员，事迹上了《解放军报》头版头条，成为全军指战员的表率。他多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采访结束后，老人主动和我们合影留念，并用标准的军礼为我们送行。

看着老人笔直的身板，一丝不苟的军容，我们唯有真诚地向这位92岁的老战士致敬！



在吕梁孝义市，我看了一台原创大型神话木偶剧《义虎千秋》：家住孝义中阳楼城边的少年沈兴随吕祖庙道长救下一只幼虎，小老虎在道观受道长点化，通人情、近人意……沈家母子家境贫寒，长大后的小虎常送猎物救济，贪婪的县衙师爷设计擒获小虎，沈兴不顾安危救出小虎。古城连降大雨引来山洪暴发，为了解救古城和百姓，小虎跳入洪水，挖开河道，自己却被洪水无情吞没了。金榜题名的沈兴在中阳楼上题字挂匾纪念恩图报的义虎，孝道与忠义在这座吕梁山下的小城里代代相传。

让我震撼的不仅是这个神话故事，更令人惊讶的是木偶戏这一表现形式，独具一格，惟妙惟肖。

孝义木偶戏流传在吕梁孝义市及周边市县，是扎根于民间，具有浓郁乡土风情的地方特色剧种之一。木偶戏分为提线木偶戏、杖头木偶戏、布袋木偶戏、铁线木偶戏四大类。孝义的木偶戏属于杖头木偶戏，制作精巧、形象生动，表演细腻、内容丰富。

据考，孝义木偶戏于宋代传入，其造型简洁粗犷，神态灵活生动，机关奇巧适用，极具北方特色。最初，木偶戏的曲调用孝义秧歌干板腔、皮腔，中路梆子(晋剧)演唱，后来又加入碗碗腔演唱。孝义木偶戏经历了漫长的发展，传承了孝义的民情风俗、伦理道德、审美情趣、价值取向等文化元素。2006年5月，孝义木偶戏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梁大智

孝文山又叫云顶山，属吕梁山脉，位于孝义、交城、方山三县交界处，主峰海拔2708米，为孝义县最高峰。因山势险峻，山顶与云天相接而得名云顶山。北魏孝文帝曾来此山狩猎，故得名孝文山。

《通志》载：“静乐县孝文山，魏孝文巡狩至此，上有孝文帝庙。”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静乐县志》载：“孝文山，孝义西南，距县八十里，连镇于孝义、交城、永宁之间，为一代山水之宗，魏孝文狩猎至此，上有祠。”

北魏孝文帝(467~499)，即拓跋宏，也叫元宏，鲜卑族，北魏皇帝，公元471年至499年在位。

孝文帝何时到云顶山狩猎？上述两“志”都没有说，而山上的寺庙和碑文又荡然无存，这就留下了一个历史疑点。但《晋乘蒐略·卷之十二》为我们探究这个时间提供了大致范围：“魏太和中，孝文帝巡狩至孝义。”这就是说，孝文帝到云顶山狩猎的时间在“太和中”。

孝文帝太和年号，从元年(477)到二十三年(499)。按照一般习惯，如果古代一个年号使用时间较长，可分为初期、中期和末期三个时段。那么我们不妨按孝文帝在这三个时段的履历看他来孝义的时间。

孝文山

张贵桃 陈更生

孝文帝5岁时于延兴元年(471)登基，到太和十四年(490)24岁才亲政。在这段时间内，北魏政权由其祖母冯太后执掌，孝文帝一直在冯太后的监护之下，没有独自率队外出狩猎的机会。太和十七年(493)孝文帝把都城从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迁到洛阳。迁都后洛阳与平城之间还有许多联系，孝文帝也曾多次巡幸北方，但那已经到了太和末期。所以孝文帝到孝义狩猎的时间，应该在太和中后期的十四年(490)至十七年(493)之间。

这四年中，太和十四年(490)九月，冯太后去世，孝文帝处于极度悲痛之中。《魏书·高祖孝文帝宏》记载，孝文帝下诏曰：“群官以万机事重，请求听政。朕仰祗遗命，亦思无怠。但哀慕缠绵，心神迷塞，未堪自力以亲政事。近侍先掌机衡者，皆谋猷所寄，且可任之，如有疑事，当时与论决。”直到“十五年春(491)正月丁卯，帝始听政于皇信东室”。

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方山县志》载：“永宁州志：魏孝文帝忧，避于此山，因取名孝文山。”

忧，特指父母的丧事。孝文帝是祖母一手抚养成人并扶上帝位。祖母去世，尊崇孝义的孝文帝无比悲痛，难怪政事也是人之常情。丁忧期间，带上几个随从，到远离都城、环境幽静的云顶山暂避，打猎、散心，也不失为一种调整心态的最佳选择。这就大致确定了孝文帝在云顶山狩猎的时间是太和十四年(490)九月至十五年(491)春正月这五个月的时间之内。

左云白羊变卧牛

王清茗

春秋时期，中原力量还没有到达左云，白羊的一支部落是这里的主人。游牧习性使他们以白羊为崇拜对象，后来他们在此驻地筑城，并命名为白羊城，成为左云开发的最早考古记录。此后历朝历代先后修建了城池十五座，坞堡六十四座，明朝之后更成为大同镇七十二堡之一，扩堡为城，形似卧牛，并以牛的心、肝、脾、肺、肾五脏为对应，分别修建了魁星楼、藏经阁、鼓楼、钟楼、太平楼，从军事体系到教育体系一应俱全。

由于左云是以军事城堡的面目出现，因此城内生活者均为军籍，直到清顺治六年(1649)清军入关屠城三日后，才将这里民众军籍改为民户。

1949年10月，左云县划归察哈尔省雁北专署。1952年11月察哈尔省撤销，左云县属山西省雁北专区。1993年雁北地区与大同市合并，左云县隶属于大同市。